

133811

史論唯物時代

王若水譯



上 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0



近代唯物論史

喬治·普賴漢諾夫著

王若水譯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0

定價大洋一元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印數 1—1500 冊

緒 言

我想由在德國的讀者之前所發表的三篇研究論文，給十九世紀之理論的思想之最大功績之一的加爾·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理解與說明。

我很曉得我所給與的說明是極其貧乏的。若想明確地論證唯物史觀的全價值及全意義，那就非寫出唯物論的完全的歷史不可。不過這樣，對於我是不可能，所以只得依特殊的個別的研究，把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與近世唯物論比較一下。

我從法蘭西的一班唯物論者的代表中間選出賀爾巴赫與愛爾拜秀士兩人。依我看來，由種種地方，

他們是極重要的思想家，然而直到現在，還沒曾充分地評價過。

人們常常地反駁愛爾拜秀士，誹謗他，但不肯努力去理解他。我在說明和批評他的著作時（假使許可這樣表現的話）是立在開創的地位去工作的。這時我的目標和任務只不過是我在海格爾及馬克思著作中幾個發見的些微的註釋而已。至於我之在哲學領域中所取自這兩位偉大的先達的，是否正當地利用了牠，這個判斷，我是不能下的。

賀爾巴赫——以言理論家，則不比愛爾拜秀士銳厲，以言思想家也不像他那樣革命的賀爾巴赫，在當時已經不像『精神論』的著者，那樣被人視為『可怕的』的人了。他不像愛爾拜秀士那樣被人恐懼，因此人家對之也就下了比較好意的評價，並且比較地公正了。然而不拘怎樣，他連半分也沒曾被理解。

唯物的哲學，同一切的近世哲學體系一樣，應當對於兩種類的事實，即一方對於自然的各種事實，他方則對於人類的歷史的發展之各種事實，與以說明。十八世紀的唯物的一些哲學者至少也是繼承洛克的

一班人，有他們的自然哲學，然而也有他們的歷史哲學。若是有人要想確信這種事體，只須深深地注意讀他們的著書就够了。所以哲學史家的使命是在說明和批評從來法蘭西唯物論者的自然解釋。又須同樣地說明並批評唯物論者的歷史的理想。然而這個使命都還沒有盡到。例如哲學史家敘述賀爾巴赫的時候，總是只以他的著作的『自然之體系』爲問題，所以這種史家從他的著作中所取以納諸自己的研究範圍之中的，只是關於自然哲學及道德論。他不注重賀爾巴赫的歷史的見解，——這種歷史的見解散在他的『自然之體系』及其他著作中的極其豐富。於是一般人對於他的歷史的理想一點也沒有想到，所以對於賀爾巴赫所造作的形像不但不完全，並且有錯誤。完全是不足怪的。不但此也，若果想到法蘭西唯物論者的倫理學，幾幾乎常常被人誤解，那末，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唯物論史，有許多可以訂正的地方，該是大家承認的罷。

這個時候，大家決不可忘了下面的事情：我們現今所概說的這樣奇妙的辦法，不僅只見之於一般哲

學史中，並且見之於關於唯物論的特殊的歷史——例如認為古典的德國的佛麗德利希·阿爾伯特·朗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 的著作及法蘭西的糾爾，施勵的著作中。

至關於馬克思，無論從事於一般哲學歷史的，無論是特別地從事於唯物論之歷史的，雖然也講到他的唯物史觀的，但是要指摘出牠那不適當的地方是很多的。

當一根棍子曲向某一方時，要想把牠弄得正直，那就不可不把牠向那正反對的方向彎曲。我在我這『各種論文』中應當這樣地幹。無論如何，我應該先說明已經提出的各思想家的歷史的理想。

我若從屬於這個歷史的理想的有名的學派的見地說呢，則是『觀念之爲物，不外是人類頭腦之中所移置，所翻譯的物質而已。』從這種見地以研究思想史的，就不可不努力說明，此時代彼時代的思想是怎樣並且以何方法由那個時代的社會狀態，就是終局，由那個時代的經濟的關係而產生的。給與這種說明是一個宏壯而偉大的課題，因這個課題的解決而臆

戴渥邏輯的歷史的外觀將完全更新。我在這個研究論文中不曾避開接近這個課題，但是，關於這點，我不能以與以相當的注意，這是因為極簡單的理由，就是由於在說明人的思想以何因緣而發展之前，先應當說明這種發展是怎樣的，這樣的理由。以此，為適用於這個論文的對象，意思就是說明了人們所常常誤解或曲說了的這種唯物的哲學，實際上是怎樣的一種東西之後；我們才可以說明十八世紀的賀爾巴赫及愛爾拜秀士，十九世紀的馬克思所發見的唯物的哲學以何因緣而發展。人要建築家屋不可不先有土地。

還有一句話。有人或許以為我在這裏對於所考察的思想家的認識論不曾充分澈底地論列。於此應當答道，我對於復寫他們關於這一點的見解，決未曾怠慢。不過，我不是一個現時所最流行的認識論上之經院學派的信徒。所以詳細地討論完全是次要的問題，愚見却未嘗顧及。

一八九六年正月， 於艮夫。

喬治·普賴漢諾夫

目 次

著 者 緒 言

第一篇 賀爾巴赫

- 一 賀爾巴赫的唯物論
- 二 賀爾巴赫的道德論
- 三 賀爾巴赫的法律論
- 四 賀爾巴赫的私有財產論

五 賀爾巴赫的政治論

六 賀爾巴赫的歷史觀

第二篇 愛爾拜秀士

一 唯物論者與愛爾拜秀士

二 愛爾拜秀士的道德論

三 愛爾拜秀士的歷史哲學思想

四 愛爾拜秀士的理想國

第三篇 馬克思

(壹) 辯證法的唯物論

一 從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到辯證法的唯心論

二 從辯證法的唯心論到辯證法的唯物論

(貳) 唯物史觀

三 到唯物史觀的目標

四 唯物史觀中社會構成的理論

(1)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2) 生產關係與臆戴渥邏輯

五 唯物史觀的社會變革的理論

- (3) 臆戴渥邏輯的歷史
- (4) 臆戴渥邏輯的階級性
- (5) 經濟及臆戴渥邏輯之國際的過程
- (6) 唯物史觀與必然論

賀爾巴赫

一 賀爾巴赫的唯物論

我們想談談一個唯物論者，但是一般的唯物論是什麼？試來問問現代唯物論者之中最偉大的人看。

佛麗德利希·昂格思在他的偉大的小著『路德衛希，傅渥耶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一八八八年司徒嘉得出版）之中說道，『一切哲學，特殊的是近世哲學的根本大問題，就是思想與存在之關係的問題。』『歐羅巴的人類，從基督教的中世時代之長眠覺醒之時，這個問題才可以有嚴密意義的定立，才可以獲得牠

的全意義。對於思想之存在的地位如何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在中世的經院哲學中也演出很大的作用——即本源的東西是什麼，精神呢，自然呢的問題，這個問題，到了還是反抗教會，神創造了世界呢，還是世界自無窮之昔已存在的呢這樣的問題，越發激切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無論怎樣，哲學者總是分成兩大陣營。一方是對於自然，主張精神的本源性的，所以到了結局，就承認某種的世界創造，……形成了唯心論的陣營。他方是視自然為本源之物的，則屬於唯物論的各種學派。』

賀爾巴赫對於這種唯物論的定義大概是喜歡承認的。因為他自身的說話一點也不和牠有異。我們所名為動物之精神的生活的，在他看來，不過只是自然的現象。所以在他以為，人要解決自然所課我們的各種問題，沒有超出自然的必要。這是極簡單的事，人們所常常無根據地加於唯物論者的攻擊的等等獨斷的主張，是毫無理由的。然而賀爾巴赫在自然之中，只看見了物質或各種物質，及運動或各種運動。因此，一些批評家——例如達密倫——相信在這點上

是可以捉住我們唯物論者的。他們把他們的物質概念張冠李戴地強托之於我們唯物論者，而從這種概念出發，得意地論證以物質說明自然的一切現象是不充分的。開玩笑是容易的，然而是蠢貨。這些批評家們好像是有沒有理解人家對於物質有和他們不同的概念，又好像是不會理解的樣子去幹的。賀爾巴赫說——『若是我們把自然解做死的，無特質的，完全受動的材料之堆積，那我們必定求運動的原理於自然之外，是必然的事情。然而若果把自然，當做現實即把牠當做一個全體去理解牠，——那全體的各種部分，有種種的特質，其次則有適應這個特質而活動，為相互不斷的作用及反作用的重力，向某一共通的中心而吸引，在牠方，又要向外圍動作而離去，即吸引，反撥，結合，分離，而以此等不絕的離合聚散遂產生或分解我們所見的一切的物體——那末要理解我們所見的構成或現象決沒有什麼東西是要強制地歸諸超自然的各種力的。』

洛克已經承認物質可以賦與思想的能力。在賀爾巴赫，那『在神學的臆說，即是在人以物質之全能

的一動力爲前提的時候，』是很大的假說。賀爾巴赫的結論極其簡單，而實際是極其斷定的。他說：『因爲其自身就是物質，而只要對於物質有觀念的人類，就有思想的能力，故物質是可以思想的，換句話說，就是有爲我們所名之曰思想的固有之變更的能力。』這種變更是倚靠什麼呢？在這個地方賀爾巴赫提議和他同樣的兩個極顯然的臆說。說道，人即物質之感覺性，『爲動物之固有的秩序，即結合之結果，因此死的，無感覺的物質，若是牠變成了「動物化」，換句話說，牠與某種動物結合，同化，則已不是死的東西，而是有感覺能力的。』我們不是天天看見牛奶，麵包，葡萄酒，變爲有感覺性的本體的人類的實體嗎？所以此等死的物質，因牠與有某種感覺性的本體結合而變成有感受的物質。其他又一臆說，是邱戴羅在那有名的『達蘭拜爾與邱戴羅的對話』中所討論的。『有幾個哲學者相信感受性爲物質的普遍的特性，在這個時候，去尋那由物質的作用而知道的牠那特質的起源，是無益的。若是有人承認這種臆說，那末，他在自然之中，將區分爲兩種運動——是由其

一，生動的力，其他靜死的力的名而知的運動——同樣地在手段上，區別為兩種的感受性，即活動的或生動的與靜止的或死的兩種。這末以來，實體之動物化，結局不過是妨碍牠那活動的及感受的障礙之廢除的意思。然而無論如何，那還是承認關於感受性任何方面的臆說罷，『與人所視為人類之精神相似的非物質的本體，不能成為感受性。』

讀者恐怕要說，無論這一方的臆說，無論是那一方的臆說，都不能充分明瞭地述說的。我們很知道這種事體，而賀爾巴赫和我們一樣，也是很知道的。我們所名之為感覺性的物質的特質，是解決問題之一個極困難的謎。賀爾巴赫說『然而，雖說是我們身體的極簡單的運動，若是在反省這個運動的人，同樣難解決的謎。』

耶哥壁在來辛格的對話中曾說道——『我極歡喜斯賓挪莎，但是我們在他的名字中所看出來的東西，却不是好的。』來辛格答道『是的，很通！……然而……你不知某種更好的東西嗎？』

唯物論者可以用和這同樣的方法答覆他們的一

切的反對論者的話『你不知道更好的東西嗎？』我們在什麼地方去求這更好的東西呢？在巴克來的主觀的唯心論之中去求嗎？在海格爾的絕對的唯心論之中去求呢？在不可知論或是今日之新康德派中去求呢？

朗格確切地說道——『唯物論固執感覺的假象之世界爲實現的事物之世界。』

這恰是賀爾巴赫對巴克來論爭時所說的話。這種說話恰像賀爾巴赫對於種種極容易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的說話。使他自己來爲他自己做答罷。

『若是把人的本體這樣的說話解做事物的固有性質所造出來的東西，那末，我們對於任何事物的本體都是不知道的。我們只有由知覺，感覺及物質所給與我們的觀念而知道物質。所以我們僅僅從我們的五官的特別的性質去判斷物質之或善或惡。』

『我們依物質使我們動作的方法，雖然可以認識牠的幾個特質及其性質，但不能知道物質的本體或牠的真性質。』

『在我們看來，物質就是以何種方法刺戟我們五